



從舊世到新世的新世界

蒙外

行發店書酒生

世界知識叢書之十九

從舊世舊到新世的新外蒙

每冊一元半價販售
酌情加價外埠

著者 傅于琛

發行者

生活书店

上海復興路
第三八四號

印刷者

生活印刷所

版權有所有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一月初版

抗日軍隊中政治工作者最好的助手

蘇聯 捷克加了夫著
伍雙文譯 實價六角

蘇聯軍隊中的 政治工作

在全民族與日帝國主義作決鬥的今日，研究蘇聯軍隊中的政治建設，及其政治工作的經驗，是必要而急切的。本書之譯出，將給與我們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者一個莫大的借鏡。凡軍隊動員時、行軍時、偵察時、警戒時及戰鬥時、退却時、陣地戰時及騎兵抄襲時的政治工作，都講得很詳盡。最後一章，把「怎樣組織戰線上的政治部」問題，也解決了。我們敢將此書供獻給全國抗日的志士們。

給救亡同志 的公開信

瑞錢俊 著

俄國怎樣打 敗了拿破侖

伊凡諾夫著
張仲華 譯
實價一角

行發書店

目 錄

導 言	一
第一章 為什麼要研究外蒙古？	六
第二章 從舊世界到新世界	一〇
第三章 政治的革新	一六
第四章 經濟建設的發展	三
第五章 大衆文化的建設與普及教育的發展	八一
第六章 從屈辱的外交到自主的外交	九一
第七章 抵抗侵略者的軍隊	九九

導 言

中國國難的慘痛教訓，配合着中國革命運動的經驗，指示我們說：在民族國家沒有得到獨立自由，在國民大眾沒有爭得基本的人權和安定的生活以前，新的中國的建設，根本是一種幻想。如果不把抗日救國的神聖使命完成，中國由半殖民地淪落到殖民地的命運，將永遠不會取消；而一切腐化和墮落的傾向，將成爲國家民族總滅亡中的最慘淡的佈景。

在這樣嚴重的時代面前，中國民族沒有在侵略者帝國主義的虎口之下，討生活可能，也沒有依賴任何帝國主義苟且偷生的必要。除了展開民族解放的戰爭

以外，絕對沒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了。

因此，我們研究弱小民族的解放的故事和理論，比任何學術都還重要！關於弱小民族解放的對內對外政策，無論是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、外交，及軍事的任何一種問題，都是具有高深而繁雜的理論的。我們固然需要學習這些基本理論。但在實踐中或現實的事實中，學習這些理論，更為迫切的需要。這本新興外蒙古的出世，便是應着這種需要而產生的。

作者在研究外蒙古問題的時候，即有兩個用意：一是因為它在短短十幾年中間，有飛躍的變化，從原始封建性的社會，一躍而成近代化的自由平等的集體化的社會。這中間包含着無數活的學識與經驗，可以供我們的研究和參考。二是因為外蒙古與中國有「宗祖關係」，許多政論問題中，時常牽涉到外蒙古，如果不把外蒙古的真象弄個明白，是非真理，每每會變成一塌糊塗的濫賬，算不清楚。尤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，積極進攻中、蘇、滿、蒙的緊迫趨勢中，外

蒙古的地位特別重要。它不但對於中國的全面抗敵戰爭，有直接的關係，而且對於遠東乃至世界和平的運動，有著重大的關係。因此，反映在近年新聞報紙雜誌上的關於外蒙古的問題，特別頻繁，特別惹人注意。然而，外蒙古的真實情形，到底怎樣？它對於中國抗敵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，到底怎樣？它在遠東乃至全世界弱小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地位，到底怎樣？這些疑問，在今天，已經成爲大家所迫切需要明白解答的了。

這本小冊子，便是從外蒙古的本質及其發展過程，來解答我們這一般的疑問的。在這本小冊子裏面，不僅是從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、外交及軍事上說明外蒙古是要在民族解放運動中，是中國北方的屏障，可能積極地與我們共同起來抵抗我們的敵人——日本帝國主義及滿蒙偽軍。而且，從基本的事實的發展上，證明外蒙古自一九二一年革命以來，在十幾年中奮鬥的路線，政策和經驗，有一百分之一百的必然性，是遠東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。

不過，歷史上的必然性，並不是絕對的事情，如果某種客觀條件阻撓了它的发展，它也許會發生變化，至少是要轉圈子，才可以實現的。外蒙古之所以在過去十幾年間，不大與中國有聯繫，甚而大家不大得到關於它的真象的原因，也許正是由於遠東的國際形勢所影響的。但是在今天，在侵略者發動決死的戰爭中，在被侵略者，不能不展開決死的解放戰爭中，在國際侵略陣線，與和平陣線分明對峙的情形中，在世界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戰情形中，外蒙古的光明，不能不開放出來了。同時人類的真理，也不能不堂堂皇皇的出來判斷是非了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這本小冊子的產生和它的任務，便可以說明了。

關於這本小冊子的材料與研究的方法和觀點，是三年以來逐漸堆積而成的。作者本人並未獲得到外蒙古去實地考察的機會，有些事情，不能很詳盡地講出來。但主要的材料，大體都是從蘇聯和日本方面搜集起來的。將兩者立場不同的材料，拿來對照研究，我們證實了「事實勝於雄辯」的格言，在這裏是很有價值

的。

正！

最後，希望凡是熱心研究外蒙古，及提供正確材料和意見的朋友們，多多指

第一章 為什麼要研究外蒙古？

為什麼要研究外蒙古？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很簡單，就是：因為外蒙古地方是我們的！

也許有人要詫異地提出反問：難道你還是充滿了歷史上專制帝王的思想與傳統的習慣，想把外蒙古當做中國的「藩屬」嗎？還要從「納貢」的制度上，把外蒙古人民的血汗，橫蠻地抽吸起來嗎？

我們對於這種問題，必須予以明白的指責：第一，現今的中國，已經不是專制帝王的中國，也不是封建主義佔統治地位的中國；因此，根本不應該把外蒙古

再看爲「藩屬」，也用不着向它繳納「年貢」了。第二，目前的中國，正在被日本帝國主義進攻，整個民族國家滅亡的危機，萬分的嚴重，迫切需要的，是全體民族大衆團結起來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爭取一切民族的自由平等！我們對於外蒙古的原則，根本上就是要它自決地與各民族攜手，起來一致抵抗共同的敵人。

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遺教指示過：「扶植國內弱小民族，使它能自決自治，對於國外的侵略強權，必須抵禦。」所以，無論從理論與事實上講，都不應該用統治的或專制的觀念來說外蒙古是我們的。但在革命的、反抗侵略者強權，與爭取民族自由平等的立場上講，外蒙古確是我們的！這可以由下面的三件事情來說明：

(一) 外蒙古的民族生活與傳統的習慣，和中國各民族有極密切的關係。

(二) 目前外蒙古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及文化的發展，形成了反抗日本侵略主義的主力軍，使它的滿蒙政策，不能越外蒙古土地一步。

(三) 外蒙古的政府與人民，不但反對侵略主義的日本，而且在內部掃除了勾

結日本的浪人及奸細，與滿蒙傀儡政權，如滿洲偽國及德王的偽自治政權，是尖銳的對立的。因此，外蒙古在遠東，甚而在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的戰線上，是頂括括的一個堅實的戰士，同時又是中國全面抗敵和團結禦侮的北方的唯一屏障。

因此，我們那能不急需研究外蒙古呢？相反的，研究外蒙古，正是展開中國全面救亡抗敵的實踐工作！

而且，研究外蒙古，不僅是當前全面抗戰的利害關係問題。我們探究到外蒙古何以能夠屹然抵抗侵略者的根本原因時，將更會獲得很豐富的知識，作為爭取抗戰勝利的指針。因為，外蒙古之所以有今天這樣強硬獨立的體質，決不是偶然的現象，而是有歷史，社會，經濟，政治及文化等原因，來說明的。研究這些原因的產生，和關係，在目前，並不是抽象的回憶或平凡的追述可能滿足的。在那裏充滿了活生生的創造的和革命的花果。對於這些美麗而甜芳的花果，我們將在這小冊子內一一地領略和欣賞着！但首先必須說明的，決不希望人們用帝國主義

的眼鏡和口味來領略或欣賞，這些。不然，那是會給你食累不化的。反之，如果從弱小民族革命的立場，及中國全面抗戰的立場上來領略和欣賞，將會給你以無限的新知識：安慰和鼓勵！

第二章 從舊世界到新世界

在中國的一般舊的習慣中，時常有人對朋友取笑說：「你是蒙古人呀！」這一句話，帶有譏笑對方粗笨和腦筋簡單的意味。這不是偶然的事情。這種笑話之所以流行，是因為從前的蒙古，特別是外蒙古的文化水準太低落所反映出來的。的確，所謂「逐水草而居」的生活，除了在中國古代史上找得到材料之外，只有近代的蒙古才是活生生的材料了。

不但是文化方面一般舊的觀念，認定外蒙古是落後的地帶。在人口方面講起來，舊的外蒙古，只不過有六十萬左右的人口。由於當時生活文化的落後，俄皇

帝國主義，滿清專制主義與北洋軍閥的壓迫，外蒙古人口的數量，曾經迅速地減少，幾乎陷於消滅的境地。在那四百幾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上，只有六十萬人的比例，計算起來，平均每十平方公里以內，連五個人都不夠。論土地的面積，約佔中國領土的七分之一，而且是比中國內地任何地帶都是（未經科學家考察以前的）荒野不毛之區域了。所以，我們說原先的外蒙古是舊世界，並不是過分的形容。

然而現今外蒙古的人口已經增加到八九十萬；許多中心地帶，已經完全有科學化的建設了。舊世界轉變成了新的世界；僅僅在十幾年的時間以內，舊的外蒙古，一躍而為今日的新興外蒙古了。

在一九二一年外蒙古革命運動以前，有一個時期（一九一八——一九二一）外蒙古不但是在王公，貴族，喇嘛的壓迫及落後的可憐的生活中，而且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及白俄謝米諾夫將軍的鐵蹄下蹂躪着的。當時中國的北洋軍閥不但無力保護外蒙古，以盡「宗主權」應有的責任，而且竭力想法子摧殘外蒙古，企圖作

爲少數軍閥私人的地盤。回憶起來，外蒙古真是可憐得要命。如果要把一二七七年，蒙古人元世祖率領遊牧戰士，征服亞洲和歐洲的光榮時代比較起來，真是天上地下的兩頁歷史。但是，我們今天也並不以過去的事情爲奇怪；若以今日的新興外蒙古看來，它的光榮，更壓倒了過去的兩頁歷史，而且在一切弱小民族的歷史中，佔最光榮的地位。因爲，外蒙古在今日，已經是從封建落後的社會飛躍爲自由平等的社會。外蒙古的政治經濟，已經消滅了一切的弱肉強食的因素，而奠定了互助親愛的基礎了。

從前以原始遊牧爲主要生活的經濟，現在，外蒙古已經轉變爲科學的集體的生產和消費的經濟了。有機械化的工廠，集體農場，廣大的消費合作社，電氣化的動力，蒸汽和電氣化的交通，統一安定的金融……一切文物制度，都是嶄新的。

在日常生活與意識中，外蒙古的人民，充滿了自由，平等，努力爲公，創造

自己的事業和榮譽的力量。因此，無論是社會經濟組織，政治關係，外交關係，軍事力量及文化教育等部門，都有獨特新穎的事實在發展中。

然而，我們要探討外蒙古何以能夠由舊的世界飛躍到這新興的世界呢？這不能不首先找着一個重要的關鍵——擺脫了奴隸的鎖鏈！

滿清專制皇帝在兩百年前立國的時候，封外蒙古為「藩屬」，使那老底子就披着封建枷鎖的蒙古社會，愈加頑固。當時的社會情形，可以從下面的幾方面來講：

第一，王公貴族——這是滿清皇帝賜予的世襲制度，分為親王、郡王、貝勒、貝子、公——鎮國公、輔國公——等爵位。這是依最初各酋長的部衆之多少及戰功之大小而封贈下來的。王公貴族們，是享有管轄並剝削臣民及奴隸的特權階級。他們是不勞而食的「天生驕子」。外蒙古生產事業的不能進步，便是這等王公貴族坐食俸祿所賜予的結果。